

周恩惠

著

奇俠苦侶



奇 侠 苦 侶

周恩惠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奇侠苦侣

周恩惠 著

责任编辑 邵凤初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唐山市胶印厂 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9.75印张 220千字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2130册

ISBN 7-5048-1814-3/1·244

定价: 6.00元

五百年前，明成祖朱棣雄才大略，夺得一统江山，年号永乐，励精图治，振兴得国强民安。

这年三月三，胶州湾畔艳阳烧红了蓝蓝的海天，春风扑面熏人暖。艾山石耳争奇，云溪流水潺潺，碧草漫岭荡起一片绿波，桃花映坡腾起一片红浪，天外凌空飘来阵阵甜丝丝的清香。不知是草香？花香？还是天上王母娘娘过生日，瑶池台上蟠桃会，香飘十万八千里，飘洒下来的仙酒仙果香？

艾山石耳争奇，传说是二郎神大战太阳神留下的奇石奇景。二郎神天生神勇，把一口三尖两刃刀舞得长空泼风，将太阳神迫得急火火躲进了云层。太阳神乃是阳刚性情，不甘服输，便养精蓄锐，神目怒睁，射出万道炽热如烈火的金针银芒，烧得二郎神头晕目眩，节节后退。二郎神大智大勇，处险不惊，灵机一动，便出手托起一座大山挡住刺目的金针银芒，杀得太阳神落荒而逃。二郎神得胜微微一笑，轻轻一抛，掌中的那座大山便飘飘摇摇地落在胶州湾畔，化成了艾山。天有耳，神有耳，人有耳，山岂可无耳？二郎神站在云端，心念电闪，亮掌一看，见掌心里还剩留下两颗小碎石子，旋即翻掌抖落在艾山东西两侧，化作石耳争奇的东石耳和西石耳了。远远望去，浑然天成，恰似艾山长出了两只耳朵。其实，这遥遥相对的两座小石山，乃是两块完整的奇岩巨石。

东石耳小石山下，有个二十多户的小山村，叫东石村。村

西头有个四合小院，青石墙，茅草房，街门楼，石头院，虽称不上青砖瓦舍，却也满院阳光，亮亮堂堂。

吱呀一声，街门大敞，走出来一个敞着怀儿的庄户汉子。他那浓眉大眼高鼻梁，厚厚的嘴唇，厚厚的耳轮，深深的抬头纹，深深的鱼尾纹，刻着庄户人的憨厚、精明、倔强，刻着能工巧匠四十年雨雪风霜。他那紫红的胸脯，紫红的脸膛，透露出他性子火爆，血气过旺。他四十刚刚出头，就跨进老字辈了，大号叫得山响：石老刚一跺脚，震得东石耳摇三摇，西石耳晃三晃。

人怕出名猪怕壮。话经三张嘴，长虫也长腿。传言风快，越传越神，越传越玄。传来传去，竟把石老刚这个只练过几套庄户拳的石匠，吹成艾山乡间的头条好汉，东西双石村的石英雄石霸王了。

传言不但越传越神，越传越玄，还锦上添花，越传越花红美丽了。说是自古美女爱英雄，一朵鲜花开在石砬子上，石老刚娶了个美若天仙的娇妻，给他生下了一个花儿朵儿般嫩俏的女儿，和一个俊眉俊眼的虎势儿子。故而，撩拨得南乡媒婆心动，北乡媒婆眼热，不断流儿地颠着大脚媒婆的一双大脚，找上门来做媒提亲。石老刚轻女重男，又是个火爆性子，耐不得心烦，就一口答应了西石村杜老万的倒提亲，给十三岁的儿子石笑歌，定下了个葱俊葱俊的十一岁山里妮杜梨花做媳妇儿。而对十八岁的女儿石笑梅，他却爱在心头藏，冷在脸上挂，舍不得像泼水似地把她嫁出去。就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对女儿的亲事百般挑剔阻拦，动不动就摔脸子给媒婆看，骂求亲的是疥蛤蟆想吃天鹅蛋，想得美，想的高，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那长相，那德行。他把水嫩的俏丽女儿看作掌上明珠，当成一朵花。把托媒人上门求亲的毛嫩小伙看作山上顽石，当成豆腐渣，大

大咧咧地骂惯了，嘴巴就没遮没拦了。前天，一个大脚媒婆得了一个独脚大盗一百两白花花雪花银，便笑咪咪地捧着两个金闪闪的金元宝，远道风尘地登门给美英雄飞蝴蝶文玉龙提亲，就被石老刚把美英雄骂作疥蛤蟆，把飞蝴蝶骂作狂蜂浪蝶，把文玉龙骂作采花贼。还把大脚媒婆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从院里赶到院外，从村西头赶出了村东头。

石老刚一气之下，只顾骂得痛快，却惹恼了个惹不得的飞贼，招来一场杀身飞祸，弄得家破人亡。那独脚大盗文玉龙身怀绝技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又常扮作风度翩翩的白衣书生，作案时飞檐走壁，穿房越脊，疾若蝴蝶穿花，就得了个美英雄飞蝴蝶的美称。他艺高胆大，心狠手辣，天马行空，独来独往，却因爱惜美英雄的称号，自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戒律：戴花不采花。他戴的是一朵守正戒淫英雄花，只做杀人不眨眼的飞贼，不做见了美女就起色心的采花淫贼。他看中了山里妮石笑梅，就是想娶个能配得上他这美英雄的美丽嫚，做他金屋藏娇能守得住空房的贤慧妻子。故而，石老刚骂他什么都可以，骂他强盗，骂他飞贼，他都忍耐得住。唯独骂他采花淫贼，屈了他的心，犯了他的大忌，他就按捺不住性子，强咽不下那口气了。烦恼从心头起，恶自胆边生，求亲遭拒，反目成仇，生心要害石老刚，致他于死地，要他死得要有多冤有多冤，要多惨有多惨了！

俗话说实理，亲兄弟，明算帐，闲气生在钱财上。石老刚和杜老万虽不是亲兄弟，却是同行老伙计，吃的是石头饭，挣的是血汗钱，又友上结亲做了亲家。可气的是，杜老万怕老婆怕得厉害，而他老婆又贪小便宜贪得厉害。自从两家攀上了亲，杜老万在老婆的怂恿下，就常常半装糊涂半哭穷，半借半赖半不还，变着法儿啃石老刚，千方百计想沾他的便宜。

杜老万住在西石村村东头。两亲家只隔着一道小河，石老

刚挽挽裤腿脱脱鞋，抬脚就到了。他一进亲家的家门，出口就道出了来意：“老万，亲兄弟，明算帐。咱哥俩好归好，亲归亲，钱财上可马虎不得，谁家也不是有的。借就是借，送就是送，不能葫芦搅茄子，茄子搅葫芦，搅成一笔糊涂帐！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我看咱哥俩还是算清前帐吧。省得窝火憋气，伤了两家的和气。”

东石耳远看像耳朵，近看却像个侧立着的石头元宝，收腹凹肚，有棱有角。石头元宝的石槽上，横着一块比八仙桌大得多的飞来巨石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白得耀眼，亮得生辉。

一个生得俊眉俊眼的半大小子，把装满枯枝的柴火篓子，往石头元宝的凹肚里一放，就像只欢活的小老虎似地一蹦三尺高，三蹦两蹦，便凌空拧腰打起了一个旋子脚，飞纵到那块巨石板上了。他抡胳膊踢腿，窜蹦腾挪，忽而灵猿跳枝，忽而白猿献果，打了一趟猴拳，旋又立掌为刀，窜蹦跳跃，学螳螂运大刀与风雨搏斗的动作，练了一趟螳螂刀。

那可爱的练功武童，就是十三岁的孩子王石笑歌。他这个怪文雅的名字，不是他爹石老刚起的。而是老塾师见他天生异禀，爱石成癖，常常独自一个坐在石头元宝槽上那块巨石板上，听石头笑语，听石头唱歌，一坐就是半晌，触动灵机，给他起的雅号。连带着，把他姐姐石小妹的名字也给改了改，改成芳雅的石笑梅了。

石笑歌练罢了爹爹教给他的猴拳和螳螂刀，涨得脸儿红扑扑的，活动得心儿舒展展的，就一个虎扑趴在巨石板上，竖着耳朵静听石头笑语，石头唱歌了。他天生异禀，能听懂大山的话。石头笑语着大山的思索，大山的梦想，解除着大山的寂寞。石头欢歌大山的雄伟，大山的粗犷，赞扬大山自有大山的风格。

石笑歌咧着小嘴笑了，笑得开心极了。跟大山交上了朋友，跟石头说悄悄话儿，说的说呀说，听的听呀听，从不多嘴多舌打岔儿，自然要多开心有多开心了。

石笑歌正趴伏在巨石板上，脊梁朝天晒着暖阳儿，仰着红扑扑的小脸，眯着眼儿恣悠悠地憨笑，忽被一个小精灵轻飘飘地骑了大马，一双绵柔柔的小手捂住了眼儿。

“谁？”

小精灵吃吃笑出了声。

“我一猜就猜出你是谁了？小杜梨儿，快松手吧。”

“小哥哥，笑歌哥，我也一猜就猜出来了，你准是在跟哑叭石头说悄悄话，听哑叭石头唱咿呀呀的歌。”

那小精灵松开小手儿，轻轻跳了下来，就变成一个头上扎着花蝴蝶，身上戴着花兜兜，脸上笑开了一朵甜石榴花，眉是眉儿，眼是眼儿，鼻是鼻儿，嘴是嘴儿，又水灵又俏丽的小俊嫚儿。

十一岁的俊嫚杜梨花，人小心儿大，她怕见未过门的老公公石老刚，喜见未过门的俊郎君小哥哥笑歌哥，隔着河瞅见石老刚的冷脸儿，她就跟老公公藏起了猫猫，闪闪躲躲地绕到东石耳小石山上，寻她的小哥哥笑歌哥来了。

石笑歌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，出手捉住杜梨花那双绵柔柔的小嫩手儿，捏了又捏，捏得小俊嫚桃腮飞红，他才一把把她搂进怀里，小脸儿对着小脸儿，笑问道：“杜梨儿，你爹把你许配给我了，你就要做我的小媳妇儿了，怎还那么胆大？敢骑我的大马？捂我的眼睑？难道你没听大人说，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，由男人骑由男人打吗？我就是你的男人，你怕不怕我骑？怕不怕我打？”

“小哥哥，笑歌哥，你做了我的小女婿，我就更不怕你了。

我爹见了我妈就怕，我妈从没怕过我爹。我妈想打我爹举手就打，想骂我爹张口就骂，动不动就拧我爹的耳朵，拧得我爹嗷嗷叫，还得求我帮他讨饶。我爹要不乖乖地听我妈的话，我妈就不让他亲她。嘻嘻。”

“小杜梨儿，你可让我亲你？”

杜梨花假装生气，把红红的小嘴一噘，娇嗔道：“什么小杜梨儿，叫得难听死了。人家嘴儿甜甜地叫你小哥哥，笑歌哥，你就当嘴儿甜甜地叫人家梨花妹妹，那才做得成和和美美的夫妻哪。”

石笑歌红着脸儿瞅着杜梨花的桃红腮儿，声音儿甜甜颤颤地叫了声：“梨花妹妹，好梨花妹妹。”就脸儿贴着脸，鼻尖贴着鼻尖，嘴唇儿贴着嘴唇儿，轻轻亲了两口。

小男孩乍跟小女孩亲嘴，怕羞得很，石笑歌把一张小俊脸儿臊得通红，恨不得钻进石头缝里躲起来。

小女孩倒显得比小男孩大方些，杜梨花紧紧捉住了石笑歌羞得直想挣脱的手儿，柔柔笑道：“亲了人家的嘴儿，就得教给人家武艺。小哥哥，笑歌哥，咱俩练一趟螳螂刀破猴拳吧。”

东石耳石头元宝上，一对两小无猜的小男孩和小女孩，正窜纵蹦跳，闪展腾挪，练螳螂刀破猴拳，练得又欢快又紧俏的当儿，西石村村东头杜家院里，两亲家却针尖对麦芒，高喉咙对大嗓门，脸红脖子粗地越吵越凶，眼看就要大打出手，拼个头破血流脸开花了。

敢情亲兄弟可以明算帐，两亲家却算不得，一算就要撕破脸儿。石老刚是个咬住死理不松口，认理认钱不认人，一条道儿走到黑的红脸汉子。杜老万是个进家怕老婆，出门充硬汉，蔫人不羴，羴开没样，倒驴不倒架的黄脸汉子。石老刚上门讨债，理直气粗，话一出口就是冲的。杜老万认准女家当沾男家

的便宜，又一心想讨老婆的好儿，硬是背着牛头不认赃，醉死不认那壶酒钱，就跟石老刚叮叮当当地斗上了口！吵起来没好话，嚷起来没好声，恰似铁刷子刷铜盆，响得越发凶了！

吵没好吵，嚷没好嚷。人争一口气，气头子上能有几个按捺得住性子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？杜老万嘴头子跟不上去，占不了便宜，仗着练过铁头，就一个蜈蚣蹦，向石老刚的心口窝儿一头撞了过去。石老刚练过铁腿，趁势飞起一脚，一记浪子踢球，就把杜老万踢得连连倒退，踉跄几步，哇的喷出一口鲜血，就晃晃悠悠地一头栽倒在地了。石老刚没想到其势汹汹的杜老万，会那么不济，只使出七分功力的一脚，就把他踢了个嘴啃泥。心下后悔不迭，跺了跺脚，便径自冲开围观的众人投射过来的责备的目光儿，悻悻而去了。

当晚，夜半更深，月淡星稀，一只硕大无朋的巨翅飞蝴蝶，疾若惊鸿般掠空而下，飘落在东石村那座四合小院的石头院里。风吹墙头草，寂寂静无声。片刻过后，那只硕大无朋的巨翅飞蝴蝶，又疾若惊鸿般掠空而出，飞逝而去了。红脸汉子石老刚的一套衣帽鞋袜，和他那口九斤重的镔铁单刀，就在他打着响呼沉沉酣睡的梦乡中，神不知鬼不觉地不翼而飞了。

又一个月淡星稀夜，风高四更寒，那只硕大无朋的巨翅飞蝴蝶，有如一朵不祥的黑云掠空而过，径直飘落在西石村杜家院里。疾风劲吹墙头草，东倒西歪折了腰。只一霎霎工夫，杜老万和他那个娇滴滴的厉害精老婆，连同他那个娇贵儿子小宝，一家三口，就都竖躺横卧在热炕热被窝的血泊中了。只剩下睡在暗间小屋的小俊嫚杜梨花，还在梦中跟小哥哥石笑歌玩耍，忽而在东石耳的石头元宝上，双双练猴拳对打。忽而又跑到村头的小清河上，双双摸鱼捉虾。玩得笑模悠悠，恁得红扑扑的小脸蛋上绽开了山桃花。

沉沉的黑夜，漫天罩下一张雾濛濛的无形巨网，遮盖了罪恶真象，故弄了玄虚假象，掩护那只凶狠的巨翅飞蝴蝶，又一翅子飞落在石老刚院墙后头的荒草坡上，埋下血衣血刀，和二百两白花花的雪花银，细心地把长着青草的地皮覆上，弄得和真草坡一样，方发出几声嘿嘿冷笑，弹起身形，倏纵倏落，快若飘风般地远颺高飞而去了。

暗夜过去，就是黎明。十一岁的小俊嫚杜梨花，禁不住浓重的血腥气的刺激，一大早就醒了。她越闻越觉着气味不对，熏得直恶心想吐，偏又喊爹爹不理，叫妈妈不应，连爱哭爱撒娇的小弟弟小宝，也睡得死死的，没有一点声音。杜梨花是个小精灵，越寻思越觉着蹊跷，便急急穿衣下床，走出暗间一看，只见满炕都是血！血！血！爹爹妈妈和小宝都变成血染的血人儿了！小梨花又惊又害怕，哇的一声！就呜呜大哭起来。她那尖尖的童音，哀哀的啼声，顺风传出老远老远，就引来了一位行若流云飘风的白发红颜老婆婆。那老婆婆乃是一位世外高人，身穿白衣素裳，手持一柄银丝飘洒的拂尘，宛如莲花台上的白衣观音大士显身。柔和如玉的脸上，闪动着慈爱的慧光，好似仙山圣母三花聚顶幻映的光圈。她寿眉一挑，亮眸流光，不禁喟然慨叹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造孽造孽，可怜可怜！”旋又把手中拂尘轻轻一挥，银光颤颤，摇出一片流莹，托起小俊嫚杜梨花，移抱怀中，便如白鹤升天般腾空而起，疾若流云飘风，径向东海崂山仙人峰白云洞驰去。

凶手好凶，图财又害命！盗走一小坛雪花银，还刀杀一家三口，真是凶残至极！凶案惊清官，清官怒冲冲，脱下官服换道袍，扮作一个算命先生，就摇着串铃走南乡，到艾山脚下私察暗访去了。

问话有嘴，听话有耳。那扮作算命先生的五品知州方冰

清，乃两榜进士出身，自视甚高，一心要做个为官清廉、断案如神的玉面包公。他常常微服私访，就熟而生巧了。不但打听出石老刚和杜老万两亲家因钱财纠纷结怨，大吵大闹大打了一仗。还跟踪追察，顺藤摸瓜，假装解洩，到石老刚院墙后头的荒草坡上，去细细察看了察看，就看出点蛛丝马迹，嗅出点血腥气味来了。就派捕头快刀李和神鞭柳，去搜出了血衣一套，血刀一口，雪花银二百两，满满装一小坛。就一索子把石霸王石老刚捆了个结实，一路抽打着押解到胶州州衙大堂之上了。

人赃俱获，罪证确凿，方冰清嫉恶如仇，容不得凶顽声喊冤，更容不得恶贼出口狡辩。他办案一步一个脚印，起出罪证赃银，才捉拿凶手归案。故而，就先入为主，认准石霸王是个土霸王，石老刚是个图财害命的恶棍。当堂把眼一瞪，不容凶犯分说，就把惊堂木拍得山响，喝令重责四十大板！只打得红脸汉子石老刚皮开肉绽，血肉模糊，双手抱头，嗷嗷叫唤！

“凶有凶报，恶有恶报，杀人偿命，说报就报！打！打！狠狠地打！往死里打！”石老刚痛得杀猪般嗷嗷叫唤，州官方冰清还不解气，仍大发堂威催刑，恨不能把他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犯立毙杖下，给死者雪恨伸冤。

石老刚够不上石英雄，更够不上石霸王，熬刑不过，眼看求生无望，便屈打成招，只求脑后一刀死个痛快了。方冰清见凶犯直认不讳，还只道是恶人怕恶报，重刑出真供，就冷笑声，当堂把石老刚判了个斩决，打进死囚牢房中去了。

飞祸自天降，要多凄惶有多凄惶。十三岁男孩石笑歌，苦苦熬煎了几夜，就长成小大人，变成石家四合院三口人的主心骨了。妈妈哭得死去活来，姐姐哭得悲悲切切，他却只掉了几颗男儿泪，就四处奔走，求亲告友，想方设法营救蒙受冤枉的苦命爹爹。

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冬至处斩，寒风呼号。石老刚五花大绑，背插亡命牌，被两个出红差的衙役押赴刑场，身后站着一个怀抱鬼头刀的刽子手，满脸络腮胡的彪形壮汉。

州官方冰清亲自监斩。他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前呼后拥，走在行刑队列中间。

断魂桥上欲断魂，偏偏碰上了个拦马截路喊冤人。方冰清急急勒马站住，低头一看，只见哭跪在桥上高喊冤枉的，竟是个泪流满面的半大小子。

石笑歌人小心大，求告无门，就在一片孝心的促使下，冒着飞雪，守候在断魂桥上拦马喊冤，哭求青天大老爷明镜高悬，大发善心，可怜他爹爹蒙冤受屈，刀下留人，饶他爹爹一命。

州官方冰清一向爱民如子，见那小男孩为救父冻成了雪孩儿，哭成了泪人儿，于心大是不忍。便翻身下马，扶起雪孩儿泪人儿石笑歌，和声和气地惋叹道：“你爹是个杀人凶犯，能有你这么个孝顺儿子，也当含笑九泉了。他今日处斩，是罪有应得，没什么冤枉可喊。要说冤，活活被他杀死的杜老万一家三口才叫冤哪！本官办案一向重人证物证，慎思明断。你爹图财害命，杀人溅血，血刀血衣俱在，还有佐证赃银一小坛。他已当堂招认画供，没受什么屈，也没蒙什么冤。”

石笑歌见州官大老爷很和气，便壮了壮胆儿，半讲理半哀求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常言道得好，知子莫若父，知父莫若子啊。我爹性子爆，火气大，可是个老实巴脚的庄户汉子哪。他跟杜老爹是老伙计，两亲家，无冤无仇，怎下得去那手，连杀杜老爹一家三口啊？大老爷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有人跟我爹结下仇，偷刀偷衣裳，杀人栽血脏，害我爹一命啊？大老爷，我爹是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，左邻右舍，乡里乡亲，可是都知道啊！

你要好好访一访，问一问，千万可别错杀了我爹这个好人啊！”

方冰清身为堂堂五品州官，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却也有个限度，总得在大面儿上过得去，不能有失官体，有损尊严，他强忍着让那孝顺孩子把话说完，便板起脸儿冷冷地训道：“孩子，什么知子莫若父，知父莫若子？你爹那恶人，不会知道你这么孝顺。你这孝顺孩子，也不会知道你爹那么凶残！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！本官早就访听清楚了，你爹压根就不是个老实本分的庄户汉子，而是个为非作歹的土霸王，石霸王！他张口就骂，抬手就打，苦主杜老万就叫他一脚踢了个仰八叉！你爹岂止是性子爆，火气大，他是一只披着人皮的凶残成性的恶狼！除掉他，就是给地方上除去了一大害啊！孩子，你说有人跟你爹结下仇，偷刀偷衣，杀人栽赃，陷害于他。可是，那凶手埋下血衣血刀，就足够害你爹一死，却为何不把偷到手的二百两银子带走？再说，你爹被人偷过刀偷过衣服吗？人命关天，可不能凭空想风就是雨啊！去吧，去吧，本官念你年幼无知，又一片孝心，就不怪罪于你，不追究你拦马阻路之罪了。”

石笑歌天性孝顺，又救父心切，见那州官听不进他的话，执意要杀他爹，就急了眼了，忙半分辩半央求道“大老爷，你说你有理，我说我有理，究竟谁有理，只有老天爷知道，不到时候他又不告诉你。大老爷，我想救我爹，你也不愿错杀好人，可人头一落地，就再也安不上去了。大老爷，你要是错杀了我爹，就要屈一辈子心，一辈子不得安宁啊！大老爷，我求求你，还是三思而后行吧，暂且把我爹押回监牢，宽限一年，让我帮官府查找捉拿杀人的真凶。到时若访察不出杀人真凶，大老爷再将我爹问斩也不迟啊！”

方冰清强压怒火，耐着性子听完石笑歌的哭诉，就寒霜罩面，冷冰冰地训斥道：“大胆顽童，竟敢在本官面前如此放肆！”

我只道恶人生了个孝子，敢情爹是凶神恶煞，儿子也有几分刁钻！人命关天，岂是儿戏？本官早已三思而后判，岂能等到上宪批下公文，就要刑场处斩凶犯，再改期宽限？大胆顽童，还不快快滚开！时辰一到，你爹就要问斩！王法如天，改不得期，宽不得限，你就等着三日后收尸入殓吧。”

方冰清训斥罢，便大发官威，喝令护卫武士上前把跪地不起的石笑歌拖开。

石笑歌虽然天生异禀，力气头大，又练过猴拳和螳螂刀，但终究没经过名师高人指点，嫩腿嫩胳膊，自然拗不过护卫武士们生拖硬拽，便趁势一个蛤蟆蹦跳了起来，冲着州官哭着大嚷道：“大老爷，你等一等，我还有话要问。”

方冰清怒道：“要问你就快问。”

石笑歌哭道：“大老爷，我只问你一句。你今日杀了我爹，倘若过后天理昭彰，证实你是屈杀好人，大老爷将如何处治自己？”

方冰清一向自信，又自视甚高，他仰天呵呵几声狂笑，旋即当众朗声怒道：“好你个大胆顽童，竟敢用激将法激我！你也未免把我看得过轻了！我这州官是凭真才实学考选上的，决不做‘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’的以权势欺压庶民的事。本官今日倘若错杀了你爹，就给你爹偿命！”

石笑歌要的就是州官这句话，迅即哭着追问道：“大老爷说话可算数？”

方冰清怒目瞪视了石笑歌一眼，旋即当众朗朗说道：“本官一向言出如山，从未食言反悔。人命关天，岂容草菅？虽然朝廷命官因失察错判屈斩，按律罪不当诛，但我一言既出，就决不反悔。倘若真地屈杀了石老刚，就一定给他偿命，向他谢罪！”

石笑歌见州官认定他爹就是杀人凶手，立刻就要开刀问斩，不敢磨缠，急急跑到跪地就刑的爹爹跟前，跪下哀哀哭泣道：“爹爹，你死得好冤好屈啊！孩儿无能，救不了爹爹一命，只能给爹爹伸冤报仇，以慰爹爹在天之灵了！爹爹呀，你好好看看孩儿，快快告诉孩儿，谁跟你有冤有仇？害你害得这么凶残？这么歹毒？爹爹呀，你快些说呀，快些说呀！”

红脸汉子石老刚在死囚牢里备受熬煎，早已折腾得瘦脱了形，脸色腊黄了。他双目失神，黯淡无光，眼前一片茫然，哪儿还想得起谁跟他有仇？谁跟他有冤？连天上飞舞的雪花，地上铺起的雪毯，他都觉得暄透透的，软绵绵的。像是天老爷可怜他，在给他落棉花絮儿，盖棉花被儿，铺棉花软垫儿，让他的魂儿魄儿，暖暖和和轻轻飘飘地升天。他的嘴角微微动了动，发自本能地吐出了一串颤颤的豪言壮语：“二十年，二十年，老子又是一条好汉！”

号角响了，时辰到了。行刑的刽子手见孝子哭晕在雪地上，受了感动，出手把石笑歌拖开，便抡起寒光森森的鬼头刀，照准石老刚挺得直直的脖颈，疾若匹练般地打了一道闪电，他那颗含冤负屈的魂灵儿就得到了解脱，离开他的躯体，宛如一缕轻烟般地袅袅升天了。

北风呼呼哀号，雪花纷纷落泪。叩头叩得血流满面，哭泣哭得晕倒在地，雪孩儿泪人儿石笑歌悠悠醒转过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早已人散场空，雪野一片沉寂。他那苦命的爹爹也已身首两分，身子倒卧在飞雪半掩的血泊里，人头则被装进一个小木笼子里，高高地挂在一棵钻天杨的树杈子上，随风晃来晃去，连连摇头叹气。石笑歌听老人说过，处斩的凶犯的人头和尸身，得挂在树杈上，摆在刑场上，示众三天，方准家人收殓安葬。他不忍心多看爹爹惨死刀下的惨状，便哭泪悲悲地冒雪走

了四十里，脚步踉跄地回到了东石村家中。

石笑歌一脚踏进凄怆昏暗的四合小院，就听到姐姐石笑梅的嘤嘤啜泣声，和妈妈哭泪悲悲中夹杂着埋怨声。

石笑歌掀帘进屋，妈妈还在哭鼻子抹泪地埋怨姐姐。“笑梅呀，都怨你！一个山里妮要的什么俊？净招惹些浪荡子上门求亲！连飞贼飞蝴蝶文玉龙都招惹来了，气得你爹当着媒人的面破口大骂，才惹得那飞贼恼羞成怒，凶性大发，偷刀偷衣，连杀三命，栽赃陷害，给你爹招来了这场杀身大祸！笑梅呀，你爹活不成了，咱家塌了天了，妈也没法活了！”

石笑歌从妈妈对姐姐的埋怨声中，听出仇人是飞贼飞蝴蝶文玉龙，忙抹泪哭问道：“妈呀，爹爹死了还有我，咱家的天塌不了，有孩儿撑着哪！妈呀，你怎么知道害我爹爹的是飞贼文玉龙？快快告诉我，孩儿好去找那恶贼给爹爹报仇！”

笑歌妈一把抓住了儿子的手，哭道：“儿啊，咱石家就你一根独苗，你可不能急着去找那飞贼报仇啊！那大脚媒婆先会儿亲口对妈说过，飞贼文玉龙武功厉害得很，飞檐走壁，来去无踪，又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睛！他说他害你爹刀下惨死，为的就是出出胸中之气，解解心头之恨！他不气你爹别的，就气你爹骂他采花淫贼，屈了他的心。那大脚媒婆还说，你爹一天不处斩，她就不敢道出真情，倘若破坏了飞贼的计谋，飞贼就要她的命！儿啊，你年纪轻轻，可不是那飞贼的敌手，急着找他报仇，就是白白送命，就要断了石家的香火啊！”

石笑歌听到这里，情知害爹爹惨死的仇人，就是恶贼飞蝴蝶文玉龙。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他一定要给爹爹洗去冤枉，报仇雪恨！

石笑梅默默地听着妈妈的埋怨，弟弟的询问，又是羞愧，又是忿恨，泪水像断线的珠珠儿，把她那花儿朵儿般水嫩俏丽